

讀者文摘



第五十二卷 第五期 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創辦人

Acheson Wallace

Printed by the Toppan Press
Toppan Building, Westlanes
Quarry Bay, Hong Kong

訂閱本刊全年價目及匯票訂費地址

香港：HK\$300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號

讀者文摘達東有限公司

日本：¥860

c/o. Western Publications Distribution Agency

14-9 Okubo 3-chome, Shinjuku-ku

Tokyo 160, Japan

新加坡：S\$78 馬來西亞：M\$90

汶萊：B\$78

Reader's Digest Asia Ltd.

Thomson Road, P.O. Box 70

Singapore 9157, Republic of Singapore

台灣：NT\$1296

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郵政87-7號

郵政劃撥〇五六二五五三六一六號

泰國（空郵）：US\$50

S.E. Commercial Enterprises Ltd.

P.O. Box 12-132

Yannawa Post Office

Bangkok 12, Thailand

其他地區（空郵）：US\$50 HK\$390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號

讀者文摘達東有限公司

訂閱本刊時，請同時惠寄訂費。

更改地址：請開列新舊地址及訂戶編號，通知：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號

讀者文摘達東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Box 6130, Tsat Tsz Mui P.O., Hong Kong

（兩月後方可照新地址投遞）

讀者文摘

一九九一年一月號

總編輯：鄭健鵬

主編：陳燕齡 楊月蓀

編輯：高瑞武

副編輯：曾綠姬

助理編輯：陳慈玲

助理資料編輯：張惠霖 葉幼慧

美術部：周念慈 龍正薇

總經理：Robert W. Adam

副總經理：Antony Rees

財務部：李熙恩

廣告部：Leo U. Murray 徐靜儀

客戶服務部：韋克雷

人力資源部：李英聰

市場推廣部：陳秉州

製作部：邱志清

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業務部：翁啟燦 廣告部：楊雪虹

讀者文摘有限公司（美國）

總編輯：Kenneth Y. Tomlinson

執行編輯：Francis J. Schell

總裁：George V. Grune

本刊每月以下列文字印行：英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紐西蘭、印度及亞洲版）；法文（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及瑞士版）；德文（德國及瑞士版）；西班牙文及葡文（拉丁美洲及巴西版）；荷蘭文（荷蘭及比利時版）；中文；韓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義大利文；芬蘭文；挪威文；瑞典文。

美國、中國、西班牙及瑞典版亦以盲人點字版發行。美國版並由美國內華達州路易維爾盲人書刊印刷公司以錄音帶發行。

封面：江南村鎮

吳冠中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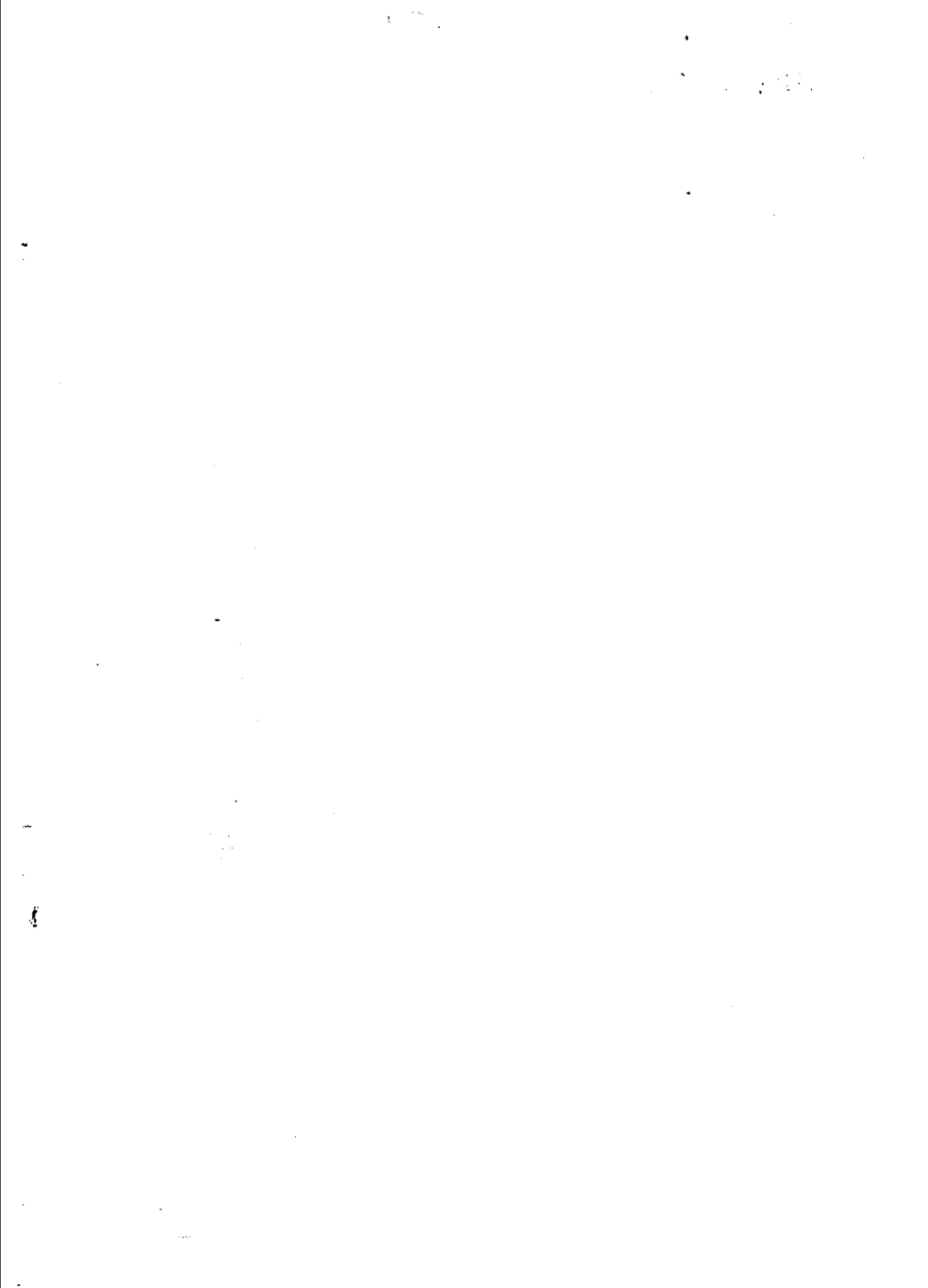
Reader's
Digest®
Trademark Reg.

註冊商標
讀者文摘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九〇年，本刊製作權屬讀者文摘達東有限公司（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Reader's Digest (East Asia) Limited）。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仿製或轉載。本刊著作權受國際著作權公約與英美著作權公約之保障。本刊在香港印行。ABC 本刊為英國出版商公會（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London）會員。

© 1990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and Reader's Digest (East As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whole or part in Chinese or other languages prohibited. Protection secur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ABC Member of the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London.



開懷篇



老先生 走進寵物店
說：「我要買一隻任何人都沒有的寵物。」女店主走到後面帶了一頭北極熊出來。「正是我要的！」老先生喊道。

「有一件事你必須注意，」她警告他，「千萬不要摸牠的鼻子。」老先生付了錢，把熊牽走了。

一天，他好奇心起，敲了敲北極熊的鼻子。那隻龐然大物跳起前腿大吼一聲，開始在屋裏追趕這個怕得要死的人。最後他背貼着牆直打哆嗦，央求道：「請你不要吃我！」

北極熊舉起巨掌，拍了拍那人的鼻子。「抓住你了，」牠說，「現在輪到你追我！」 — C.A.S.

律師 太太抱怨家裏陳設寒酸，家具簡陋，窗簾破爛，地毯陳舊不堪。「太太，」她丈夫說，「我今天承辦了一宗離婚案。等我拆散了別人的家，再來佈置我們的。」 — J.A.

老師 說：「馬麗，你到講台來，在地圖上找出古巴在哪裏。」

「是，老師，」馬麗說着就在地圖上指出了古巴的位置。

「很好。現在輪到力山，你告訴我們是誰發現古巴的？」

「是馬麗，老師。」

— 1001 More Great Jokes

有人 想買房子，看到廣告說有一所住宅交通方便，市中心「近在一箭之地」。於是約地產公司經紀去看。到了那裏，他才發覺地點極為偏遠。他問經紀說：「我能不能見見那位千里眼神箭手？」

— Newsparler

阿公 帶阿婆去馬德里旅行回來，孫兒問他們對西班牙首都的觀感如何？

「很漂亮，」阿公說道，「那兒的人非常和善。」

有一天晚上我們去看什麼叫「芭蕾」的大戲，我們才坐下不久，你阿婆就睡着了。那時台上出來了二十多個男女，見到阿婆睡了，怕吵醒她，全都踮起腳尖來跳舞。」 — D.R.R.

開懷篇

一個樣樣講求健康的人誇口說：「我從不吃含有添加劑或防腐劑的食物，也從來不碰用化學劑噴灑過或是施過化學肥料的水果或糧食。」

「哇，真了不起，」她的朋友驚羨萬分，「那你現在感覺如何？」

「餓死了，」她沒精打采地說。

— *Woman's World*

朋友閒聊，其中一個提到算命先生替他批命，說他運程崎嶇坎坷。

另一個安慰他說：「算了吧！這種事不能當真，你只要信一半就好了。」

「一半？你要我相信崎嶇還是坎坷？」

— 吳哲仁

父親看新聞報道，說波斯灣危機正影響世界各地的油價不斷上漲。母親聽了慌忙地說：「我的天，今早我到超級市場買花生油，人們好像仍未注意到這點，我得搶先一步，趕快去大量採購。」

— L.F.C.

喬威 只有五歲，可是人小鬼大。他的鄰居常跟

他玩一種遊戲，就是在手掌上放兩枚美國銀幣，一枚是較大的五分鐘，另一枚是較小的一角，然後問他要哪個。喬威總是挑五分鐘那枚。

「你怎麼這麼傻，」有個年紀較大的男孩問他，「你難道不知道，一角的價值是五分的兩倍嗎？」

「當然知道，」喬威說，「但做生意嘛，既然他們付錢給我，我何必讓他們掃興？」 — *JewishLife*

乙。 「你在那家工廠的新工作怎麼樣？」某甲問某

「我不去了。」

「為什麼？」

「理由很多，」某乙答道，「懶散，工作馬虎，說話帶髒字……他們受不了我。」

— *Creators Syndicate*

本欄歡迎讀者投稿，詳情請閱第七十五頁。



一月同時把黑暗面和光明面向世界展露

「雙面月」

一月充滿生機，希望紛至沓來，令人心煩意亂。太陽又回來了，那是肯定的。每天的黎明都早來一分鐘，夕陽每晚也都多留片刻。中午時分，我的貓躺在那裏，像是雪地上的陰影，在金黃色的陽光中，眨着金黃色的眼睛。

光。一月是光的月分，但從來沒有人這樣稱呼一月。他們把一月叫做「苦寒月」，「魔羯月」，「雙面月」。「雙面月」這名字妙絕了，因為一月同時把黑暗面和光明面向世界展露。這時，融雪之後又會封凍，風暴之後又暖風隨來。

巨大的烏雲覆蓋着大地，然後從雲裏跳出穿着水晶舞衣的空中芭蕾舞家：雪花。雪濺在禿樹上，留下浪沫般的痕跡。雪吹過窗戶，像一陣煙。空氣中滿是珍珠。海、天、山一片茫茫灰白，是那麽冰冷單調，直到太陽的一抹金光照亮了一株尖頂樹，或者詩人所謂的「白日之球」把一截脫了皮的圓木變成淡黃，才打破了那千篇一律的灰白色。

一月的星座是魔羯座，星相學家為魔羯座配上的其中一種顏色是褐色。我希望他們指的是赤褐色。有時候，在黃昏



Guy Laroche Watches

各大百貨公司及銀行有售

總代理：國際時計有限公司全球發行

(總生創建有限公司全資直屬機構)

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8號東海商業中心4樓 311 3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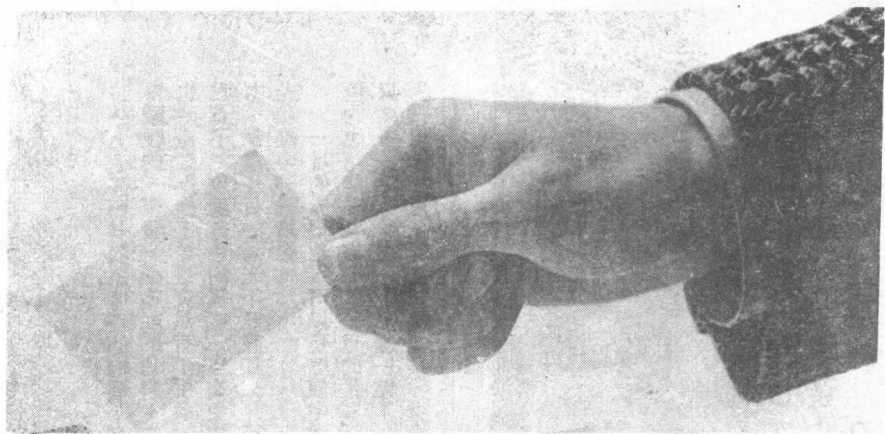
時分，太陽照着我旁邊的海灘，把一段段的浮木曬得暖暖的，帶着一種赤紅的色彩。堆在木棚裏的木，也映得紅彤彤，像是突然有了生命，幾乎好像已經燃點着了：玫瑰紅色的雪松，赤褐色的樺木，茶色的檜木，都在一月的陽光下旺盛如火，正如我們在友情的光和熱中神采飛揚。

一月的赤褐色，可以是壁爐中燃燒的圓木。赤褐色的也可能是石榴石：一月的生辰石；甚至可能是一只要多一點想像力，更赤紅一點——一月的月花石竹。我想起一月，就會想起花朵。這是很自然的，只要

看看在霜凍玻璃窗外的花園欣欣向榮。

一月。霜花和雪片蓮，天上的七瓣蓮。熊熊的爐火，人人溫暖安穩地圍在家裏。期望和應許：應許生命與美好來到每一片土地、老樹椿、樹木、溪冰和草莖那裏，球莖、蝴蝶、甲蟲、黃蜂、蜘蛛、蝙蝠、螞蟥、蛇、蟋蟀和傳播疾病的蚊子，都在等待隆冬的逝去。我們的船在新年的海潮中，「在一顆星星的指引下」開出，太陽像是走上古代山丘的牧人之神，一直爬上天空。在我家院子裏，一頭小黑貓正設法爬上一座雪丘，一座十厘米高的雪丘。 Gilean Douglas





幹活謀生和有意義地生活，
許多時候是兩回事

我幹的就是這個

「那

麼，你幹的是什麼工作？」這是在家長會聚餐或社團雞尾酒會中最常問的問題。

我問人他們幹什麼工作時，通常會收到一張五乘九厘米的名片，上面印着姓名、公司名、頭銜、地址和許多號碼——電話號碼、用戶電報號碼、電報號碼及傳真通訊號碼。某甲的名片上說他是系統分析部副總裁。「那麼，你實在幹的是什麼？」我問。

他指指頭銜，彷彿我把它看漏了。我追問一遍：「我是說，如果我整天跟着你，會看到你做些什麼工作？」

他噁里呱啦地講了一大陣，我還是不知道他幹的是什麼工作。

顯然，一個職銜並不能答覆「你幹的是什麼工作」這個問題。

假如我們回答這問題時，不是只說出我們靠幹什麼來掙錢，而是把我們自覺對人類大業有貢獻的作為道來，那又如何？

這使我想起我認識的一個人。他的樣子普普通通，以前當過海軍軍官，

現在已退休，有妻子和四個子女，以蒔花自娛。他因為喜歡汽車和孩子，所以就到一家中學去擔任駕車教師。這是一份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而且地位低微，若就教員的級別來說，等級大概和打字教師差不多。然而，學生都稱他為「真正的頂級好人」和「駕車大師」。我問學生原因何在，他們說，我去坐一次他的車就知道了。於是，我這樣做了。

以下是我們倆的對話：

「那麼，你就是教駕駛的人了？」

「啊，那是我的職稱，對。」

「我想知道你真正幹些什麼。」

「說來有點僥越，不過，我認為我做的工作是教導青少年思考他們生命中的這段時間。他們大都快十六歲了，對人生、性、酒、毒品和金錢的認識，遠比他們家長和老師所以為的多。」

「但是，我們並沒有什麼傳統儀式來表示他們已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輕的成人了。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給他們一個駕駛執照。」

「有了一輛車，登上駕駛座，就是說你掌舵了，有權力在手了。」

「那麼你教駕駛的時候講些什麼？」我問。

「講他們新到手的權力、機會和責任。也會講夢想、希望和恐懼，以及『有一天』和『萬一』等等。跟我講話是不必擔心的，他們講到愛情、金錢和計劃時，並且問我當我像他們那樣大時世界是怎樣的。我聽的遠比講的多。」

孩子從這個人那裏同時學到怎樣駕車和怎樣駕駛人生——同樣須小心翼翼。過好的生活和過有意義的生活，並不是同一回事。

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提出「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時，得到了一個認真的答覆。這答覆我至今仍銘記於心。

克里特島上科林巴利村附近有一所克里特東正教學院，致力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諒解與和平，特別是在謀求使德國人與島民言歸於好方面，更是不遺餘力。該學院俯視一個小機場，當年農民就是在這機場上揮舞菜刀與鐮刀襲擊納粹傘兵的。德國人的報復行動非常可怕，把整條村的人都槍斃了。最後，克里特島人唯一的武器只是仇恨，許多人發誓此恨永世不忘。

那麼，這裏又怎麼會有一個致力於療治戰爭創傷的基金會呢？答案在於一位在當地土生土長的神學家兼教育家帕帕德魯斯。帕帕德魯斯認為，要是克里特人和德國人也能互相原諒，那麼任何人都能夠了。我來到他襄助設立的這所學院時，他已成為一個活傳奇。

我參加了一個為期兩週的希臘文化研討會，在最後一次會議上，帕帕德魯斯從講座上站起來，走到一個敞開的窗口前望出去。

然後，他轉過身來，作出慣常的手勢問道：「你們可有什麼問題嗎？」

於是我問道：「帕帕德魯斯博士，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這話引起了一陣鬨笑，人們準備起立離去。

帕帕德魯斯對着我看了很久，他的目光在詢問我是否認真。終於，他看出我確是認真的。

「我回答你這個問題。」

他從後褲袋裏掏出皮夾，從皮夾裏取出一面龍眼大的小圓鏡子，說道：「二次大戰時我是個小孩，有一天，我在路上見到一些鏡子碎片，於是撿起最大的

一塊，就是這塊。我拿着它把玩，發現可以用它把光線折射到不見天日的黑暗角落裏——深洞、縫隙、漆黑一片的小房間，為之神往不已。

「我保留着這面小鏡子，長大成人之後，我明白到這並不只是小孩子的玩意，還喻示了我可以怎樣生活——我是碎鏡片，雖然整個鏡子原來是什麼樣子的我並不知道，但我可以盡我之力，把光——真理、諒解、知識等——折射到人心裏黑暗的角落，使一些人能有所改變。也許，別的人看到之後也會這樣做。我幹的就是這個。」

Robert Fulghum



分手妙論

彼得：「寶貝，我們分手吧！」

寶貝：「我要你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彼得：「好吧！記得在『紅樓夢』中，賈寶玉說男人是用泥做的，女人是用水做的嗎？」

寶貝：「這又有什麼關係？」

彼得：「我不要變成水泥。」

——謹啟

鄰居贈禮

有

八年之久，每到十一月，我便向鄰居借用

他那五米長的鋁製伸縮梯，以清除檐槽裏的落葉。

每年十一月，拜里總穿上他的格子呢上裝，陪我到他房子後面去；梯子便放在房下空隙裏。

我們二人會俯身鑽入，穿過老蜘蛛網，推開一二輛三輪腳踏車，拖出擋路的水管。

「今年到你父母家去過感恩節嗎？」他會問。

「跟去年一樣，」我會回答。

拜里會抓住梯子的一端，我抓住另一端。然後，我跳過隔開我們兩家院子的細鐵絲網時，拜里會說：「讓我幫你把這東西拿過去。」梯子並不重，我們只是喜歡互相客套一番而已。

「我實在應該自己買一道。」

「那又何必？」拜里會回答，「你隨時都可以用我的。」



鄰居贈禮

拜里和他妻子派梯來參加我們孩子的洗禮，又把他們孩子穿不下的褲子、襯衫和靴子送給我們。有一年二月裏一個夜晚，我們的爐灶壞了，煤氣公司的人來修理，我們全家在他家待了五六個小時。

「當心滑輪不大滑溜，」他會警告我那梯子的毛病。

「我過兩三個鐘頭就還給你。」

「儘管用好了。要是我不在，就把它放在圍籬那邊。」拜里然後會迅速揮一下手回到他房子去。

每年十一月。

去年冬天，拜里前院草坪上出現了「出售」的牌子。他的公司真的要從紐約遷往達拉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連搬運車停在拜里家門時，我仍沒有作出應有的反應。我只跟他握手道別。他駕車離去時，我應該一再揮手，但是沒有。

當天晚上，我把我兒子的三輪腳踏車收進屋裏來的時候，發現那道五米長的鋁伸縮梯正豎放在我車庫側。

Christopher de Vinck



牛頭馬嘴

女兒 離家到英國的大學去讀書，我想知道她是否已平安到校，便打長途電話去，但是電話總是打不通。後來，替我接線的服務員問倫敦的接線員：「你們那邊是不是有問題？」

「自從莎士比亞去世之後就是問題多多，」那邊回答道。

—K.G.

一天 清晨，朋友的母親穿着睡袍走出門廊，喊叫逃出家門的長卷毛狗。她高聲命令道：「你現在立刻進來，立刻上床！」

「我的職責只是送信，太太，」院裏有人躊躇地說，「別的工作我得先請示才能做。」—S.A.Y.

有一次 我和內布拉斯加州的律師傑克·諾斯一起到紐約去。我們坐在計程車中，交通阻塞，車簡直沒有動。「你可以走快一點兒嗎？」傑克問司機。

「當然可以，」那司機說道，「不過交通規則禁止我下車去。」

—Omaha World Herald



Reader's Digest

讀者文摘

槓英集粹
歷久彌新

一九九一年一月

治療脊髓受傷的方法已有了令人興奮的突破

他們能再走路了

一九

八六年十一月一個蕭瑟星期日的破曉時分，二十八歲的推銷員羅恩·納茲駕駛他那輛小型汽車時睡着了，車子在他亥俄州青年鎮附近衝進了一輛牽引拖車後部的底下。拖車上的司機連忙透過民用波段無線電求助，一家小社區醫院立即派了一輛救護車趕來。納茲被送到醫院後，醫生給他受傷的脖子套了一個護套。不久，匹茲堡市阿利根尼綜合醫院派出的一架直升機已在俄亥俄州鄉間地區的上空全速趕來。

納茲抵達阿利根尼綜合醫院的急症室時，護士莎拉·雷曼正在協助醫生工作。納茲雖然神智清醒，身體卻不能動彈。醫生恐怕他的傷可能導致癱瘓。「你可以聳聳肩膀給我看看嗎？」雷曼問道。

